

历史素描集●诸子素描

孟子素描

——王宫里的思索

陈飞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历史素描集●诸子素描

血子素描

——王宫里的思索

陈
飞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历史素描集·诸子素描
孟子素描——王宫里的思索
陈 飞 著

责任编辑 范 制 康 华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5.125印张 69千字
1997年12月第1版 199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册

ISBN7-5348-0849-9/K·275（全八册）定价：39.00元

“历史素描集”小序

面对“黄卷”和在那厚厚尘土之下静默的历史，我常常生出一种无名的惆怅，为了那些烟逝的思想、那些情感和那些葱茏过的生命之树。

历史即人。是人的生命记录，是人类的前足印，是无数生命的叠加，也是由无数生命重新聚合的一个“人”。

面对这一切，面对这永远无法翻检一过的历史长卷，我想，该记住并铭刻于心的，首先是那些有价值的生命体以及他们不该朽坏的情与思。

然而，由于人类自发明文字之后，数千年没校正它的真正的“使用价值”，致使千千万万有灵性的笔触，始终没有瞄向最意味的事物——勾画出人类自身的形貌。

千百年，一代代人，一层层生命的连

漪，过去了，捡拾不起。好在先人们有意无意、自为他为的“黄卷”——史籍，还是部分地传了下来。这是人类不幸中之大幸。藉此，我想到了“素描”这一艺术语汇，想到了文字与形态，想到了为人，为先圣前贤或凡夫俗子，补笔造像。

这也许是一项“取巧”的工程，因为，前人已为我们备好了“笔砚纸墨”；但更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因为，后人正可站到我们的“砚台”上与先人遥相翘望，人类生命之流因此而浑然不断、不竭、不腐……

范 炯

1992年5月18日

关于“诸子素描”

可以说，中国思想的源头都在这里，在几个、十几个、二十几个，至多几十个诞生、发达于百年前、千年前的一些伟大的头脑中。在所有这些伟大头脑中，最值得称道的，其实只有那么几个，即先秦诸子。说起来先秦诸子有二十几家之多，而真正成系统、史证全，又被后人广泛称颂的代表性“子学”，只有不足十家，在这一系列中将一一说到。

每一“子”都有无数人、无数文、无数书谈过，我无法也无须复述，而我的朋友们也无意“重炒”，我们所努力做的，只有一点：重塑作为人的诸子。

有二种现象说来好笑。一种是：被人炒滥、说滥了的先秦诸子，自来很少有人注意到他们活生生的一面，即血肉之躯和喜怒之

情，他们往往只有思想的外壳，而失去了“为人之本”。另一种是：被人诵来背去，翻来捡去，注来引去，研来究去的诸子著述，自来很少有人悟到它们始终有一种或数种生动活泼的表现形式和味道：或诗体、或语录体、或对话体、或寓言体、或雄辩体；有调侃味，有沉思味，有慨叹味，有斥骂味，随心所欲，无所羁绊，不拘一格。再看后人的种种僵死呆板的注啊笺啊疏啊论的，虽派生出许多枝枝叶叶，可有多少是青的绿的、引人入胜的呢？不客气地说，诸子鲜活的生命，早已被他们虔诚的后学说死了。难怪后世有些大才子直言不讳地宣称：读诸子要读原著，千人可得千味。

有鉴于上述哭笑不得的状况，我在与朋友们切磋“诸子素描”的写法时，只说四点意见：一、复原诸子，写出当时其情状、思虑和困窘。二、写出后世曲解、舛误、派生出的诸子，揭示其丰富性和荒诞性。三、描画你心中的诸子，以现代人的视点和高度，与岁月那头巅峰之上的诸子对话，写出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况味。四、八仙过海，效法诸子

写作时的自由状态，写出人人易懂、易悟的阅读情味，哪怕在形式上近似小说剧本亦无妨，只要逼近内核。如此，或许比那一本正经的宏篇大论，更真实。

总之一句话，把这些被悬置数千年的人类灵魂，写成人，写成有人情味、人间味的智者，把他们伟大的思想重新装进有情有心的肉体凡胎，虔诚地托给大众。

还一个个人人的诸子。

范 炯

1992年5月18日

目 录

说孟	1
背影：人生之旅——	
辗转王国之间	11
头颅：人性之思——	
异同禽兽之辨	42
表情：人伦之序——	
君民社稷之分	64
眼睛：人格之光——	
充实盛大之美	96
襟怀：人间之望——	
不待王者而兴	128

说 孟

生活在今天的我，有时也不免会替古人设想着，因为我以为一个“古”字并不能把他们和我们完全隔开，甚至反而更逗人思绪；我知道很多古人几乎只是在为天下后世而活着的。我们这些后人如果连想也不想一下他们，则未免有些薄情。

我想古代的那些圣贤们，其实他们活得很苦。更具体地说象孟轲这样的“亚圣”，在人间行走更是不容易。从他那里我甚至得出这样的感触：如果一个人天生就是个“儒者”，那是他的不幸；如果一个人终于选择了“儒者”，则是他的悲哀。然而也因此成就了他，否则，我们上哪儿有这么多圣贤呢？

人们由于看多了、看惯了那些苟苟营营、急功近利的读书人，便以为儒者都是些名利之徒，也和名利之徒一样地贪图名利，这真是绝大的冤枉！天大的误会！那些人最

多只能算个“毛儒”。真正的儒者若孟轲者，是很不在意，甚至是鄙薄名利的。他们到这个世上来似乎并没带来肉体，发愿立誓要过一种超越世俗的精神生活。然而不幸也就在这里埋下了种子。因为他们的所谓的精神生活，乃是以现实社会尤其是世俗政治为对象和内容的，并且，他们对现实的态度，又是把它看成“一团糟”为前提的，于是他们的精神生活便是思索如何挽救这一团糟。而挽救的办法，似乎只有一个：回去，回到遥远古代的圣王盛世去。

且不说这些想法能否实现，仅就其看现实的眼光和态度来说，就知道他们已命定地永远地不能开心：作为一个现实现世中的人，如此看坏这个现实现世，又不能拔着头发离开地球，也不甘心混合进去，这日子该咋过呢？那心情能好么？唯一的办法也只能是从精神上把自己从现实现世中解脱（或曰提升）出去。

可是问题也就追着屁股跟来了！且不说这种解脱（或提升）能否奏效，仅就其“精神”说来，他们的思索在前提上已是“先天”

不足。这不是他们未必能意识到，便是意识到了，他们也不可能改变或放弃，因为——如此便等于宣告其“精神生活”的毁灭。比如象孟轲这样大智大慧的人，未始不知道人性“本善”之说的片面，他即使知道了，也得硬着头皮坚持下去，因为他可是全指望着用这“善”来对抗满眼的“恶”的，并且在此前提下构建其全部政治伦理学说，也以此作为其全部人生的内在生命。所以他不能不捍卫，他不能不坚持，于是他就会说：“吾非好辩也，吾不得已也！”谁能说清这话里包含多少种滋味？作为一个思想者，如果意识不到自己的不足或错误，那是不幸；意识到了又不得不死命维护，则是一种悲哀。

为了膨胀自己的精神生活，他们也必然地一定程度地放弃自己的物质生活，甚至做出巨大的牺牲，象颜回那样，吃粗食、喝凉水、住穷巷……人不堪其忧，而颜回不改其乐，于是忧便是乐，乐便是忧。孟轲也不止一次说过：寡欲、寡欲、再寡欲，真不知他是在教人，还是在自励自慰？然而，正象孔、孟都承认的那样：食、色、性也，人之

所大欲也。既是人之大欲，圣贤也不能例外。然而他们必须压抑、克制，那滋味想必不会很好受。我就不相信，当他们饥肠辘辘时见了烤羊肉会不嘴馋！然而他们反说“乐”，因为他们是“精神”的人。那么我们不免要问：为什么一定要把精神和物质对立起来呢？更进一步问：为什么要把好端端一个完整的人拆开来呢？

不幸还不止这些，悲哀也还没有完，儒者们总是戚戚惶惶、泣涕沾襟、愁怅慨叹，仿佛社会亏待了他们，其实很多原因是在他们自己。社会就整体上说，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问题在于你如何对待它。象孟轲，满眼都是病态的社会、病重的人，一辈子都在忙着去救治世道人心。就算那世道人心确须救治，可他又是怎样的救治哟！他的那些药方，不是过时，就是不切实际，或是烦琐难会，难怪司马迁说他迂阔而远于事情。宜乎要被社会所冷落，时人所不取，人们凭什么要对不能治病的郎中报以厚遇呢？

而且，他们立志要救治现实，而言行效果无宁是在维护现实。因为造成那种丑恶现

实的，其实是君主王侯等统治者，但孔孟的伦理设计却是要维护他们的统治。孔孟不去追究他们的责任，却把问题向“文化”上转移，说是“礼崩乐坏”造成的。这实在是避开现实，又怎么能从根本上救治现实呢？真正能救治那种现实的力量乃是广大民众，但孔孟偏偏要把他们说成是“野人”、“小人”，说他们难养、难教，只配过着勉强温饱、不致冻饿而死的生活，而且必须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地去养“君子”，受君子的“治”。这样的论调，这样的圣人，老百姓会发自内心地热爱、膜拜么？难怪他们要围攻、驱逐、嘲弄、调侃这些圣贤。然而孔孟不是反躬自省，而是骂他们是“鸟兽”。自己的学生有时憋不住了，提出疑问，他们便斥道“放肆”！可是不少人还说他（孔子）“循循善诱”呢！

显然，片面的理论和偏激的行为，既不能真正解救社会，也不能真正充足精神，最终是不能完成“人”。因为“恶”同样是人的“本性”之重要内容，忽略了这一点，就不可能建立一套真正合乎全社会发展本质要求的制度体系，也就不可能发现并利用“恶”所蕴

含的积极力量。被其一味地陶醉的原始的质朴和“善良”，只是童话，不是科学。人类既然是从自然中走出来的，就不可能把他们再拖回去，正象你不能把成人变成婴儿一样。原真的善不是靠倒退所能够获得的，必须靠人类不断的前行。因此，企图简单地通过放弃物质性的东西而单纯地达到精神的充足、完成本质的人，那只是稚子般的幻想。精神的独立自足、自由自在固然是人的本质要求，但这必须经过艰苦的过程才能获得。这过程不是住在穷巷陋室里的“冥悟”，也不是赤身裸体“坐忘”，而是对物质性约束的克服——人类对物质性东西的发现和竭力竭智的占有，其实也是对它的克服，近现代的自然科学的发展，其本质也应视为人类对物质制约的克服，我无意鼓吹纸醉金迷的单纯物欲生活，相反，物质的克服应具有精神内涵。——走出这个过程，人才能找回自己“失落”了的本质。这一点现代人看得比较明白，因而他们不遗余力地向“物质”世界进军，这不应该被视为单纯的“人欲横流”或“唯利是图”。什么时候人类既克服了外部世界的物

质制约，又克服了自身的物质制约，那么精神的绝对自由、完全意义上的人也就实现了。想避开这一过程，指望在疏食瓢饮，小国寡民状态下达到这至高境界，便是幼稚，或是怯懦、或是愚蠢。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我敢断言：儒家学说（或者再加上道家、佛家）不免是贫困的学说，既不能真正解决世道，也不能真正完善人心。如果我们打算走向未来，对它们就不应存过多的幻想。

我这样说话，意在强调：儒家思想作为一种现实政治的理论和原则、方法，是很不成熟、很不严密的，因而在实际中也是难以有效的。即使是在古代中国，也没有哪位成功的帝王和“太平盛世”是单凭孔孟儒学达成的。秦始皇不必说了，就是“独尊儒术”的汉武帝，天知道他那“儒术”里边糅进了多少“旁门左道”？甚至可以说，完全按照孔孟那一套来治政，要么是停滞，要么就是倒退，二者都是失败的政治。

那么，孔孟就一无是处了么？为什么那么多的人要称他们为“圣”？

这应另作别论。我以为孔孟尤其是孟

子，自有其伟大和成功之处，这也是后人推重他们的原因所在（统治者的利用暂且勿论）：即他们在长期的不幸和悲哀中所形成的人生态度、人生智慧、处世技巧和人格特点。而这一切几乎无不是关于对恶劣处境的隐忍、对抗、周旋和解脱等等的，因此，象孟子，更应该是那些多灾多难，艰迫困苦中的读书人的圣人。如果你用心读完了孔子和孟子的言论，尤其是他们在较为轻松时的谈话，你就会获得这种印象：他们的志向是远大的、追求是执着的、毅力是坚韧的，但同时，又是无所不可，无适不宜的。可以出仕，也可以退隐；可以干禄，也可以拒禄；可以傲视一切，也可以卑躬屈膝；清贫是一种美德，但卑贱可能是一种耻辱；应该认真真、谨小慎微，也不妨放浪形骸，且狂且狷；为帝师王佐尚嫌不足，但做个小小看门人也可以心安理得；活着是美好的，但死了也很伟大……尤其是那些语焉不详的只言片语，可以让无数不如意者左右品味，反复咀嚼，余香满口，时时搔着心灵的痒处，叫人顿开茅塞，拍案叫绝……这些态度、智慧、